

忘不了，父亲的那双手

□本报记者 姚丹

父亲的双手伴我长大，我却从没有认真看看父亲的手……”在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，朋友圈被无数父亲的形象刷屏，年轻的、年迈的，高大的、瘦弱的，皮肤白暂的、黝黑的……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父亲的双手。

这些手有的拿着手枪，有的握着手术刀，有的每天在鱼盆里“游走”，有的紧握方向盘……但所有的手都诉说着温暖动人的故事，给人力量。

这双手

每天摸鱼十小时
却无法为孩子做顿晚餐



早上九点多，西圣农贸市场已异常热闹。

“老板，给我一条三斤多的白鲢。”要什么鱼、要多少斤的鱼，36岁的陈飞都能精准地为顾客从鱼盆里抓出来。

将鱼拍晕、去掉鱼鳞、取出内脏、清洗……一连串的动作非常熟练。记者发现陈飞的双手因长时间被水浸泡，变得发白而浮肿，手指之间的凹陷处早已皴裂、蜕皮，指甲缝里的肉与指甲有的已经开始分裂。“你看这些伤口都是被黄辣丁扎伤的。”

而四年前，陈飞连白鲢和花鲢都分不清楚。“以前我们在外打工，为了两个孩子能在城里读书，我们就辞职回来做生意。”早上五点起床，一直到下午六点半去批发市场选购鱼，陈飞超过十二个小时都要待在农贸市场里，而待第二天要卖鱼回水产摊，陈飞回到家里已经近10点了。

为了照顾两个孩子，回到达城的陈飞却没能如愿有多的时间陪孩子。“早上出门他们还没起，晚上回去有时他们又睡了，这几年都没给他们做过饭。”

这双手

有时一天要做十多台手术
女儿生病却没有时间照看

九点多进入手术室，从手术台上下来时，时针已经指向下午两点。魏金岚端上盒饭，习惯性快速地往嘴里送。

这样的节奏，对于一名骨科医生来说，是日常。

“有时一天就有11台手术，今天只有两台，算是轻松的。”39岁的魏金岚，是市骨科医院骨一科副主任，一年365天，用他自己的话讲，“360天基本都要上手术台”。

“手每天都要洗十几遍，指甲几天也要剪一次。”魏金岚的双手干净白皙，但是你仔细观察他的手心和指腹，仍能看到因为常年拧螺丝刀和用其他器械磨出的茧。

他的这双手，重新点燃了无数家庭的希望，但面对自己1岁半的女儿，他觉得亏欠太多。

“早上走的时候她都哭着让留下来，看到都心疼。”魏金岚每天七点一刻就要出发，而回到家的时间从来都是未知数，“经常累得喂女儿奶时就跟她一起睡着了。”

魏金岚还记得女儿三个月大时，因患病呼吸困难，他早上匆忙地将女儿送到医院后就不得不将她托付给外婆。“那时才当爸爸没多久，看到她那么脆弱，心里都在滴血，但另一边又有那么多病人等着我做手术。”魏金岚说着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

这双手

能去退邪恶维护安宁
却无法给女儿安全感

穿戴着一身约20斤的警用装备，方悦在城区主要路段巡逻时，既要眼观四路，又要耳听八方，每天微信运动总会记下好几万步。

“哪里有危险，哪里就有我们。”38岁的方悦是达州市公安局通川区分局特巡警大队的教导员。

因为经常进行高强度训练，方悦的手看起来宽厚而有力量，因为长期紧握器械，手心已经长出了厚

厚的茧子，手臂还留着警械磕碰后留下的疤痕。

也是这双手，面对10岁的女儿时，却给不了她需要的安全感。“她读小学这几年都很少接送，因为公安工作特殊性，我上班时她还没醒，下班回家后她又睡着了。”方悦说，只要有时间，他都会待在女儿身边，为她辅导功课，但太多的突发性任务让这种陪伴少之又少。有时女儿想爸爸了，也会偷偷跑去单位找他。

还记得去年春节前一个晚上，方悦和女儿两人在家，突然，他接到指令要立即去东岳乡执行紧急任务。听到爸爸上班的消息，女儿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。因家里其他人无法及时赶回来，方悦只好将女儿带到单位委托同事照顾。待凌晨一点多完成任务回到单位时，女儿已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着了。

这双手

一天超过12个小时握方向盘
却无法握着女儿的手教她写字

下午六点一刻，宦桐驾驶着载重18吨的货车，和做蔬菜生意的老板一起上路了。他们要去的地方，是位于绵阳蔬菜集中批发地。近400公里的路程，大部分都是高速公路，宦桐的精神必须保持高度集中。

宦桐双手握着方向盘，密切地注意着前方道路和后视镜里的情况。太阳将宦桐的左手臂晒得比右手臂明显更黑一些，他的手心也因为握了近十年的方向盘长满了黄色的硬茧。

“一般凌晨两点多才能到绵阳。”宦桐说，蔬菜批发地这时已经人来人往了。宦桐在驾驶室里迷迷糊糊地睡下，时不时被货车、山轮车的喇叭声，询价讨价的声音吵醒。待蔬菜装满货箱已是中午，宦桐点一份盒饭，简单地吃完，十二点半就要从绵阳出发返回达州。

虽然装满了蔬菜，但回来的路途宦桐却总是更精神。“因为要赶到五六点给超市送货，上个厕所都是匆匆忙忙。”

宦桐的女儿今年上一年级，他却无法给予女儿更多的爱。“她上学我上班，只有周末的一天能和她待在一起，想像其他的爸爸那样教女儿写字，数数都成为奢侈。”宦桐每天最期待的就是能赶在女儿睡觉前听她分享在学校里趣事。

